

旧ソ連抑留画集

(关东军战俘苏联拘留画集)

元陸軍飛行兵 木内信夫

第一話 ソ連入国

(第一章 进入苏联国境)



战败的悲哀，以及在异国度过的严酷的战俘生涯。这些事情现在谈起实在是不可想象。这正是我们大正青年背负的宿命。



コックリせんがね、あと三週間だつてさ…… ほんとかい？……

每天过着屈辱的，与外界隔绝的战俘生活。用草蓬围搭起来的露天厕所便成了战友们闲谈的场所。大家流传着“听说不久就能回去的”之类的话。



許セボン女痛かろう こは我儘のしどにおよ。

三合里向北走到兴南铁路。在废弃的兴南铁路职工宿舍的大约8平方米的屋子里，居然挤了24人。热气是足够了，不需要取暖设备。只不过半夜里一起来就再也挤不进被窝了。



手さぐりで 厠に通う夜盲症

寒气逼人的12月下旬，战友中出现了因蔬菜缺乏和粗食偏食而引发的夜盲症。上厕所时战友们互相撞到的事情时有发生。



インケツヲ使役ニヨリテウチウチク

半夜里把装得满满的粪缸往广场上挖的大洞里倒，
实在是令人讨厌的工作。



守夜人在零下20度的半夜里站一小时，为患有夜盲症的战友指出厕所方向是他们的工作。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明月之夜，鼻涕和眼泪一起流出，然后就冻在一起了。



草野球 捕手が逸す球に在り

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尽量做做户外运动，身体尚佳的战友们用自制的手套和球棒玩起了棒球。



我们从北朝鲜与南港起锚，在苏联的小港口波塞特登陆。穿越茫茫原野，20公里没有休息。有些体力不支的战友们摔倒，喝足了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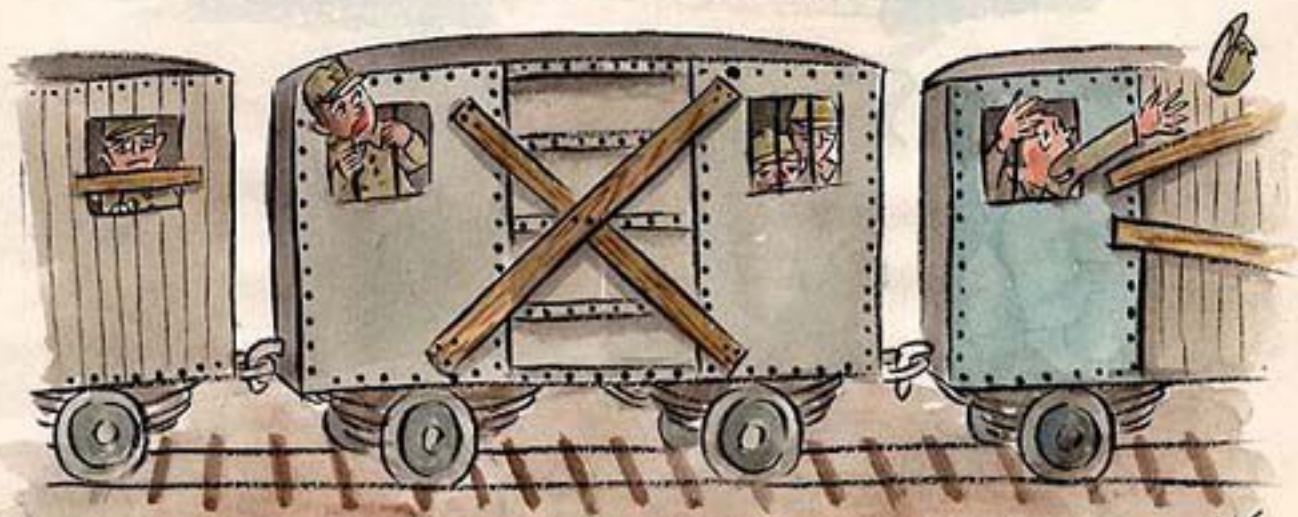


抵达维哥波后连着下了两星期雨，我们撑起简易帐篷才没被雨淋到。底下垫着的毛巾沾了水，弄湿了身子，心灵也非常疲惫。很多人生了病。



痛くて 笑いごとではない注射

雨停之后，用给牛马打针的注射器打预防针。那个痛啊～～真是头一次遇到。一段时间连气也喘不得，那可是真的啊。



驚愕でゆくのには...お軽じゃなしか、とくらお

40个人满满当当地被塞进18吨的车厢，外面被牢牢锁住。两节车厢间有一名端着机枪的苏军战士看守着，50节车厢向西开去。



ハイカルで泳いだ水と痰とで飲み

50节车厢，大约乘坐1500名日本兵的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进行长途跋涉。途中在贝加尔湖进行休整。战友们用大铁桶盛湖水喝。



好手艺！熟练的手用切成小片的报纸卷起了烟草。
然后用唾液和舌头粘牢，一支卷烟就完成了。

"Анодовой ябонский"（你也试试看）。



ひまわりの道を足でカキ山羊を追

А.С.С.

进入欧洲部分。30天的长途旅行结束了，到达了乌克兰小城斯拉维扬斯克。在整齐的向日葵田追赶着小山羊的赤脚девушка（小姑娘）看上去真可爱。

第二話 つらい仕事

(第二章 艰苦的工作)



カーメンノルマムノホー 9'71 9'71.2' 日が暮れた。

不干活的人没饭吃。赶快采石头吧~~~。操着лом（铁棒）一根，一整天对着岩石，一人1 кубе（立方米）定量。四人一组的作业果然还是太紧张了。怎么说搬运和堆放的活得有四倍的人来做才够。



敲落的石头用нарцки（担架）装，搬上岩石山像城墙一样堆上。头一回筑城作业，体会良多。年轻的苏军战士一整天在旁监视着，不过有时打打瞌睡，有时大声地读读书。



オホ"ルナへ鼻をつまんだ" セルヤント

"靠！大便啊～～！"。反正他叫了我也听不懂。苏军战士怕俘虏逃走就一直待在旁边看，这下可好，该拉出来的东西怎么也拉不出来了。



これしきと思つた鎌をもてあはし

我尝试挥动斯拉夫民族的大镰刀。连年轻姑娘很轻松地就能挥动的镰刀，却把我弄得满头大汗。好像是腰的摆法нэрдя（不对）。



ハラショー セミラの ウクライナ カルトーシカは ポツシヨイ.

" **На ябонский.** " (来，这个给你。) 无论哪个国家的女性都是亲切和蔼的。乌克兰的土地很肥沃，是土豆的宝库。



ドスビターニア バールシニヤ ラボータコンチエコルホス

" 再见，谢谢。 " 用刚学会的俄语告别农场的人们和工作。红色的夕阳真美啊，这是和满洲截然不同的东欧的天空。 " До свидания " (再见) " барщина " (姑娘) " работа " (工作) " конче " (结束了) " колхоз " (农场)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illustration.

橇が早くロシアのコーニークレフキ

拘留所的粮草领取由原骑兵的战友担任，他驾驶马雪橇在暴风雪的遥路上急驰。连擅长骑马的苏军士兵也佩服得很。



ライゲルの零下土しのじ 薪はこび

画里被描绘得很美的暴风雪啊~在这暴风雪中，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走在前面的苏军战士鸣着枪给大家指路，但是还是有人遇难了。我也从悬崖上掉下去过一次，几乎死去。一向运气不佳的我被后面掉下来的战友撞了一下才恢复气息。可不能在这种地方死啊！



寒風にめげず 石割り 続けられ

零下15度的低温下，只要动一动也不会冷。我们有了这样的耐寒能力，但是倒下的战友还是很多。



戦友の凍死 つらくなる涙

东欧的低温很可怕，零下25度零下30度。生在日本的我们忍受不了帐篷里的严寒。到了早晨，会有再也醒不来的冻死的战友。好不容易战争结束了，竟然在这种地方死去。．．我们大声地呼唤，可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乘着卡车走了很远，我和战友两个人到结了冰的河上采集冰块。也许一不小心的话就滑到河里也说不定。这条大河就是有名的顿河。



バーニャゾ ハラショーラボウト おれ邦もひき

苏联军医命令大家洗澡。不是开玩笑啊，零下25度啊！不是身强力壮的人会冻死的。用大铁桶把雪融化。我真想说，还不如装满饭来得更实惠点，干吗要用来洗澡。死在这儿的话也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4ヨール=フレイブに集中する 眼.眼.眼.....の想出

食物分配是最烦人的差事。大家鸦雀无声，眼神集中在负责切面包的手上。在一半埋在土里的暗暗的房间里，我们借着自制蜡烛的微光切黑面包。



这是散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日军战俘收容所的全貌，
气温降到零下30度是很平常的。



这位是苏军女**сержант**（曹长）。在男女平等国家，女兵是最令人惊异的。这给抱有男尊女卑思想的日本人以相当大的触动。不怕严寒的凛然而毫不妥协的美丽眼睛，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義望のマダムドクター カラシーボ

Amamiya

医生大多由女性担当。美丽的доктар личнант（女军医）挺着大胸迈着正步。．．这个国家的人种虽多但差别不大。就日本战俘个人看来几乎是同一种人。



在сколабт（仓库）挑选土豆。这个工作是给无法做重体力活的老弱病残做的。他们可以在水桶里通电煮土豆吃，所以算是不错的工作。



サニタリ「ハラシヨ-ナ-ダ-ス」 ちえ、リハ-ツ-ラ ベ-タ

Брацо на дачьст（给我扫得干净点！）。可怕的中尉大婶也在房间里，大家都挺愉快的。我们用玻璃刮掉走廊里的脏东西，然后再擦。碰上抽查可不能马虎大意。



セ医「オンバリノイ、イジチ+スパーク ホロ=メアトナ」

很难为情地在女人面前转上一圈。女医生是上级中尉。她特别担心瘦弱的士兵，对他们说“早点睡”。这声音听上去很温柔。



また一人ドロシコフカの士となり

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哭了一整天。我不能生生地看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消失。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和母亲大人团聚，我和自己下了这么个约定。 . . .



眠れケルマンもすらかには……お前のママさん何処で知る

在异国的土地上安息吧。日耳曼人（德国人）也好
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也好，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埋
葬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也有人要来埋葬我们。

第三話 世界は友達だ

(第三章 全世界都是朋友)



昭和22年6月底，我们从斯拉维扬斯克的拘留所和马扎尔拘留所合流。让我们惊讶的是，匈牙利的战俘们用“爱国进行曲”来热烈欢迎日本兵。我们感受到了种种国民性。



フンガリア 働くマホン見て笑い

匈牙利是读作X I O N G Y A L I的马扎尔人，非常有朝气，开朗。从来不主动多干活（因为特别讨厌苏联）。不过，有特别亲日的，比日本人还要了解日本的人。



国境を越えてスラブに歌があり

说到开朗，这是斯拉夫民族的天性。一人唱歌二人和声。然后找来三人四人的朋友一起大合唱。我觉得俄国人的音乐才能是世界第一的。不能说因为是俘虏就不唱歌～～



戦争で負けたが 相撲では負かず

米卡多，葛沙，富山，裘德，哈拉基里．斯拉夫人都知道这些常识性（摔跤）的东西．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懂相扑和相扑的规则．他们即使输了也会说споща (谢谢) ．



我和空军军官巴库罗斯基成了好朋友。他很信任日本战俘，把贵重的宝贝和仓库的钥匙给我们保管。他是非常忙的人，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 . .



モンゴルの生かす馬を競り合ひ

苏联军队中有120种以上的民族，操着不同语言。虽然统一使用俄语，但蒙古兵不知怎地就是不能熟练使用俄语。但是他们和日本兵的外貌体格都很相象，因此非常容易亲近。而且很会骑马。我曾经从马上落下过好几次。



ズラースチ 元気に通う シコラー

无论哪个国家的孩子都是可爱的，穿着溜冰靴上学的孩子们和我打招呼，一搭讪他们就快乐地答道“我们不打仗”，孩子们说的俄语非常好懂。



スコルコ ホドと叫けぼ シティナツ

一名苏联少年兵用浸着雪水的布裹着脚。我抬起他的一只脚。他说自己十四岁。他用手不停地搓着冻伤的脚。蓝眼睛里流着泪，肯定是想妈妈了。



物留も忘れ天使と楾へ乗り

天真烂漫的俄国孩子们，他们不论人种差异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玩真幸运，托他们的福学了不少俄语，我喜欢孩子～



俄罗斯，捷克，波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大家在工作人员的看守下热火朝天地玩模拟比赛。体格弱小的我担心拖了同组的后腿。．．这个世界上最看起来都是好人啊。



母さんに逢いたかったで 服をさまし

双人床比较简陋，噶吱噶吱摇晃着。因为床太窄而有人掉下来。在做什么黄粱美梦~~自己掉下来就别笑人家。

通
安
隊
長



通じたい怒号 涼しく耳の耳。

Amanté 1947

在作业现场常有因为完不成定额队长被苏军少校叫去骂一顿的事情。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从严厉的表情上我们都可以感觉到。队长因为我们的懒惰被关过好几次禁闭。

第四話 元気でやろう

（第四集 精神点！）



不管东洋西洋，到哪儿都有“收破烂的”，德国老兵中就有一位连交给日本兵的活儿都要揽的“怪大叔”。



1、2、3、4、5…不论数多少次都要搞错。日本兵排成四列纵队，年轻的苏军战士大多数不擅长算数，所以点人头还需要点时间。



マンターズ 異国の花に恋を知る。

为了恢复卫国战争留下的创伤，不问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即便是危险的工作也有女性在从事着。在当时的日本这根本就是无法看到的景象。有些日本兵和当地姑娘恋爱了，传做了美丽的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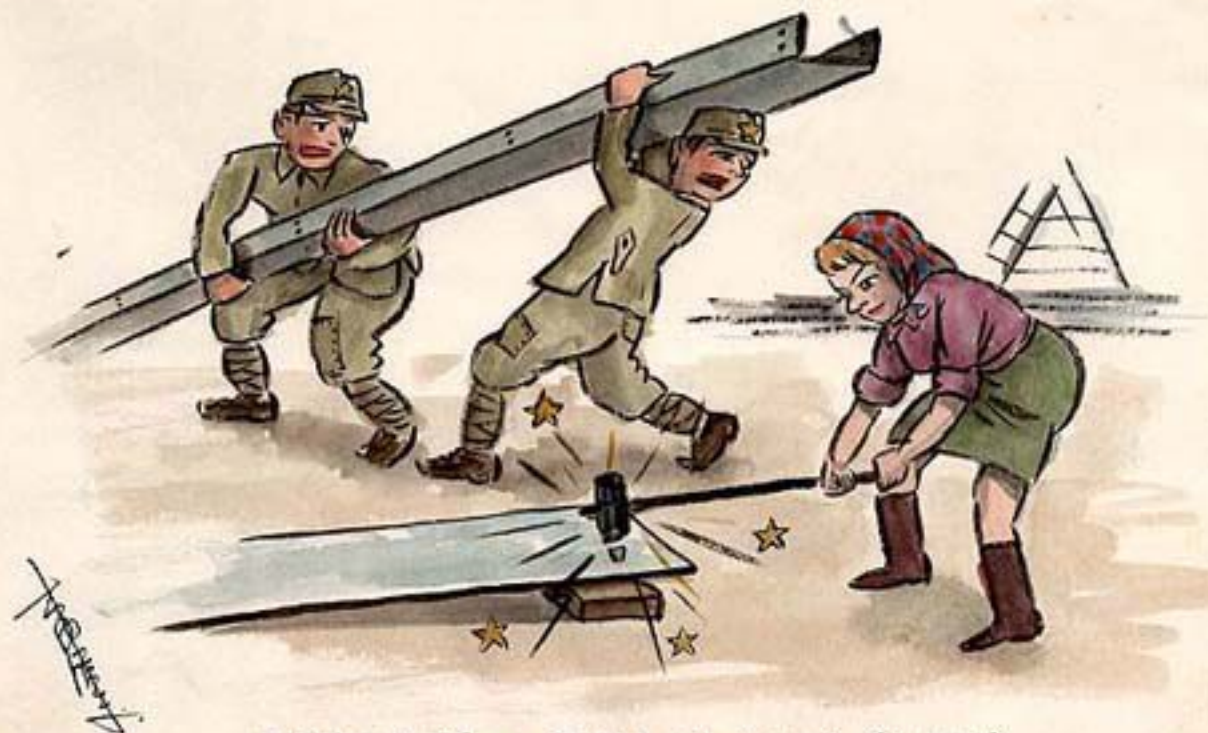


マンタ-ス 明日の命は保証せず

过钢梁。这是相当危险的工作，裹尸布等着我们。
（我们准备了很多裹尸布）独轮车吱吱哑哑从钢梁间滚过。这项工作是轮流干的，包括我在内的十个日本人被指派了这项工作。



这真是累死人的工作。我们在货车停下的当口卸下煤炭。在一声声“快！快！”的催促声中，我们拼命地挥舞着铲子。



モロトフを振つて五年とパールシマ (五ヶ年計画)

正在进行五年计划中的都市复兴建设，年轻的姑娘也认真地拼命工作。果然，劳动的男女是最美丽的。



在工作结束准备列队的几分钟休息时间里，工作队中出现了小偷。他们有的为了给昏暗的收容所寝室以一点光明而去偷灯泡。有的为了填点肚子把米袋刺破偷米，当然偷的数量不多。



我想这大概是火车的车轮吧。我们在这种巨大的铸造物旁边工作，很容易被热气灼伤眼睛。我们用焊枪进行去除毛刺的作业，经常有破片侵入眼睛而导致失明，德国医生为我们做了手术。



見えないと 味も見えない 気の暗さ

我在多罗西科夫卡的医院里度过了两个月。其中有两周是看不见东西的。我深知眼睛的重要性，我和亲切的战友和年轻的德国兵成为了好朋友，在我复明之后我负责起照顾年轻士兵的事情，每天都高高兴兴地过着。



夜间工作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讨厌工作。规矩很严，不少人受了伤，有时也有人丢了性命。



仓库搬运工作尽是和一些重物打交道。没有相当力量的话很危险。苏军女军医担心我们的安全，我们很受感动而认真地工作着。



独兵「ダイオ ミネカーシマ」 君ん「……………」

日本人是吃大米的。苏联人把本来就少有的大米拨给了我们，但基本上也只能烧一点粥。有时候会有一些觉得吃不饱的德国兵来到日本人专用窗口厚着脸皮来领粥，被老爹狠狠地骂了一顿。



オッカーのお尻が痛いデスカメラ

战俘营大概一个月能够洗一到两次澡。大家都很瘦，坐在长凳上屁股都痛。



ゲルマンの相手にならぬ日章旗

精神还不错的日本人和德国兵比起了乒乓球。也许是德国兵握拍方式不对，日本人以绝对优势获胜。



ゲルマンが「腹めぼ」腹をヤホンスキー

Amstutz

果然，食物之恨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德国兵一直觉得日本兵吃的比他们丰盛，在邻桌恶狠狠地瞪着我们。德国兵吃面包喝汤，日本兵吃粥和自制的味噌汤。

第五話 スコールダモイ

(第五集 回国)



青い目と心の通い合う音譜

我和音乐大学出身的战友连夜写了歌谱，交给德国兵请他们演奏日本的曲子。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歌谱他们都认识。使我感受到音乐那超越国界的优越。



鳥通にば想ひ出す〜 木のおつたの女舞

16.

很快，德国兵的管弦乐团演奏了数首日本歌曲。相应地，日本兵虽然不是很熟练，但还是表演了日本的舞蹈。我们回归日本的日期似乎要定下来了。



トステ"ダ" = ヤ元教2"物. 泣12く113た + 9-37

相逢和离别时常有的事。我的战友中也有经历了艰难离别的人。哭着和丈夫挥别的娜塔莎，现在还能怎么样呢？



此地此地におる思ひ出よサヨナラ

大家用不同的语言道别。世界果然是一体的，任何国家的人在离别的时候都会落泪，即使语言不通也会紧紧握手。我想，在苏联的这段拘留时光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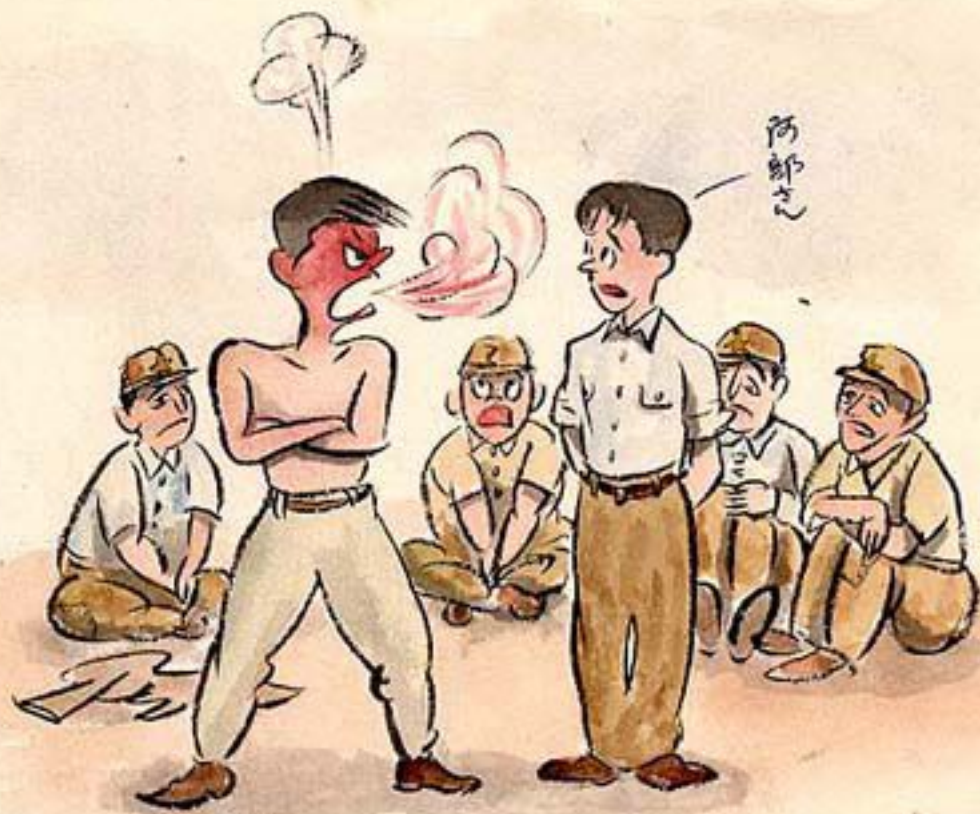


和入苏时不同，车厢没有被锁起来。地球北边的太阳永远是不落的，夜晚也亮如白昼。这也可以称为白夜。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飞奔着向东开去。



軍曹も伍長も並ぶ貨車の下

车厢里的大便箱似乎不够用了。于是大家在停车的时候
钻到车厢下，在铁道上留下了自己的“纪念品”



日共のアンピラ『きさま等のタイドは何んだ』阿『お前等の民主主義ってなんたものか』

带着回国的梦想，列车驶到了哈巴罗夫斯克。这时候气氛开始紧张了起来，有一个号称自己是日本共产党党员的家伙跳了出来大耍威风。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这种奇怪的家伙。（这里不是中伤现在的日本共产党，请不要引起误会。）

祖国は対岸サトウダモイ 元気でいっかウー

阿部



我们的领导者阿部告诉那个自称的共产党员，在纳霍德卡的两周时间里也有所谓“党员”因为我们不会唱劳动歌来欺负我们的，但我们没有服输。



国破山河在。船上看到的舞鹤港的景观，郁郁葱葱。日本列岛的样子在泪眼中模糊了。不知道谁在队伍中高呼“万岁”，已经十年了啊。

残稿は祖国の声でさしむなり



我们走下栈桥，迎接我们的人高呼着“万岁”“辛苦了”的口号，挥舞着双手。人群中日本红十字会的护士小姐们格外引人瞩目。



虫けらにされて帰省の第一歩

我们被扒得精光送进淋浴室，大家高兴地大声交谈着：“真是太好了啊”、“这么好的感觉第一次有啊”。然后大家从头到脚喷了DDT，终于我们变回了身在日本的日本人。



“是榻榻米！是榻榻米！”战友们翻滚着，用手枕着面颊，倒立着。榻榻米真是让人怀念的东西啊，能让我们想到母亲大人。真好，回家的感觉真好…



复员列车抵达了静冈县草薙站。弟弟闻讯赶来呼喊着我的名字，看到走下列车的我略显富态，呆了半晌。父亲闻讯赶来，喊着“信夫！”我敬了一个军礼回答道：“是”。父亲只是感慨地说了一句：“太好了啊…”，然后就再也不说话了。

微图
话画

漫画： 木内信夫

關東軍戰俘蘇聯拘留畫集

| 微 | 图 | 话 | 画 |

设计：@千双千鱼